

《伤寒论》桂枝汤类方中芍药运用探讨

闫雪祎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要 《伤寒论》桂枝汤类组方中芍药的运用起到关键作用, 桂枝与芍药用量配伍发生变化, 功效亦随之而变。桂枝汤甘辛化合, 寒热互济, 功在平调阴阳; 桂枝汤类方中去芍药在于突出桂枝甘草之辛甘发散, 避其芍药阴寒之性, 意在温阳气; 而桂枝汤类方中加芍药则因芍药酸苦通泄为阴, 其意在养营血、通脾络、破阴结。仲景运用芍药灵活广泛, 桂枝汤类方中芍药加減需结合疾病特点辨证用药。

关键词 伤寒论 桂枝汤类 桂枝 芍药 治疗应用

中图分类号 R289.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97X(2017)10-0014-02

在《伤寒论》桂枝汤类组方中, 芍药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加減应用常对各类疾病的治疗起到关键作用。一旦桂枝与芍药用量配伍发生变化, 配方思路亦随之而变。对此笔者进行了深入地探析, 以期进一步明确芍药于桂枝汤类方中的具体作用, 为临床组方加減提供指导。

1 桂枝与芍药等量运用

在桂枝汤中, 桂枝性辛温, 温通卫阳; 芍药则性酸寒, 敛阴和营。两者配伍一温一寒, 调理机体的阴阳平衡, 主治机体卫阳浮盛于外且营阴不足的病症。桂枝汤是桂枝与芍药各三两的等量配伍。《金匱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云:“黄汗之为病, 身体肿。发热汗出而渴……芪芍桂酒汤主之。”芪芍桂酒汤包含桂枝三两, 黄芪五两, 苦酒一升以及芍药三两共四味。本方虽以黄芪为君, 但其基本结构却是芍药、桂枝各三两。该证系机体受到水湿外侵, 营卫运行不畅, 致使水湿停滞而产生。故本方用桂芍之立意仍宗桂枝汤。

桂枝汤组方中桂枝与芍药寒热互制, 调理阴阳, 动静相宜, 其意在求一个“和”字。《伤寒论》曰:“脉浮, 自汗出, 小便数, 心烦……反与桂枝……得之便厥。咽中干, 烦躁……作甘草干姜汤与之, 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 作芍药甘草汤……”此处用芍药甘草汤虽未明言“以复其阴”, 但与前文甘草干姜汤“以复其阳”相对照, 则芍药甘草汤之“以复其阴”当是省文, 不言而喻。由此可见, 芍药在桂枝汤中的作用是“益阴气”。尽管《神农本草经》只言芍药“益气”, 但由于其味苦性寒, 所以仲景在桂枝汤、芍药甘草汤中用芍药, 意在益阴气则是显而易见的。^[1]

2 桂枝去芍药运用

《伤寒论》原文第21条曰:“太阳病, 下之后, 脉促

胸满者, 桂枝去芍药汤主之。”本证系太阳病误下, 表证不解, 邪陷胸中, 胸阳受挫。从脉促胸满中, 可知其邪虽内陷而尚未全陷, 病机仍有郁而求伸之势, 故仲景用桂枝汤去性寒阴柔之芍药, 以防其碍于阳气宣通。而组方中的炙甘草与桂枝等同, 属于甘温之药, 能够化生与发散阳气, 以救虚损之胸阳。如果机体阳气虚损更重, 则可加一味附子以扶阳, 即《伤寒论》中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故而陈修园言:“上节言误汗而亡阳之外, 此节误下而阳衰与内, 其方只一二味出入, 主治判然。”该段文字阐述上文中芍药的关键性, 若患者卫阳浮在外则以芍药引阳归元, 若患者内阳虚损则去芍。从本方加用辛热温阳的附子, 可进一步领略仲景去芍药之要义。《伤寒论》第174条曰:“伤寒八九日, 风湿相搏, 身体疼痛……脉浮虚而涩者, 桂枝附子汤主之。”该段原文阐述了桂枝附子汤的适用病症, 该方的基本结构虽然仍是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 然而因组方中桂枝与附子的用量较高, 前者可达到四两, 而附子则用到三枚, 所以其立意一方面是振奋阳气, 而另一方面更突出了祛寒逐湿之力。该方的适用证型属于阳气虚损且风湿痹阻, 应以散寒祛湿为主。本方不用芍药也在于避其阴寒之性。

《伤寒论》阐述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的适用病症, 即由于火劫发汗导致的亡阳证, 心神浮越, 病机重点是亡阳, 故用桂枝、甘草以壮心阳, 而芍药阴寒有抑阳之嫌, 故去之。

《金匱要略》阐述桂枝去芍加麻辛附子汤的适用病症, 即机体阳虚阴凝, 水不化气, 聚而为饮, 滞留心下, 阻碍气机。由于该病症水寒旺盛, 因此将原有桂枝汤去除较为阴寒的芍药, 再增加辛温的附子、麻黄等药, 通利气机, 温散水邪, 重在“通”和“散”上, 服

后当汗出。方中虽无利水之品,但阳气一通,水饮四散,内外分消,此属治本之法,虽不利水,而水自去。

综上所述,仲景用桂枝汤去芍药,不论再加用什么药物,其立意都在于突出或强化桂枝配甘草的温阳作用。从而说明在仲景的用药思路中,桂枝汤去芍药意在避其助寒抑阳之弊。

3 桂枝加芍药运用

《伤寒论》原文第279条:“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此条阐明了桂枝加芍药汤的适用病症,即当存在太阳病时由于误下而导致腹部胀满,经脉与气血运行失常,芍药在此能够起到通经止痛、通调血气的作用。在21条中同样阐述了太阳病误下的组方,然而两者病情的变化存在较大的差异,在21条中“胸满脉促”表明该病症中机体表邪仍留存,因此在治疗时去除性质偏阴寒的芍药,多用能够起到通胸阳除外邪作用的药物。而张仲景在治疗小柴胡汤证且伴有腹痛、防己黄芪汤证伴有胃脏失和、通脉四逆汤证且伴有腹中痛的病症时均加用芍药。另《神农本草经》言芍药能消除血脉痹阻,治疗因邪气而引发的腹部疼痛病症。而在《本草崇原》^[2]一书中张志聪也阐述了芍药的作用与适应情况,言其“气味苦平。风木之邪,伤其中土,致脾络不能从经脉而外行,则腹痛。芍药疏通经脉,则邪气在腹而痛者,可治也”。上述可知,仲景在治疗腹满时痛用桂枝加芍药汤,重用芍药六两,其立意在于腹痛而不是腹满。

《伤寒论》一书中的第62条阐明了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的适用病症,即当在大汗后机体营血虚损致使周身疼痛之时,仲景在原桂枝汤方中,加入人参、芍药以及生姜三药,使得原本平调阴阳的桂枝汤变为补益营血之剂。在本方中,由于配伍了桂枝、人参以及生姜等辛甘之品,因此芍药既可益阴又不会阻碍阳气,行滞而不开破,从而增强了滋养营血、缓急止痛的作用。

在组方桂枝加芍药汤内添入饴糖则成为小建中汤,后者主要作用是补足机体的中焦之气,所以其基于组方桂枝汤,然后将芍药的用量加倍,同时添加较多的饴糖,其功效偏于解表。在小建中汤中,以一升饴糖冲和六两芍药的开破之性,从而使其具有补和通的二重性。实际上,小建中汤是从以开破为主的桂枝加芍药汤向桂枝汤的另一层意义上的回归,故在《伤寒论》阐述小建中汤的适应病症,即当机体伴有伤寒且存在心悸心烦的状况可应用。在此,小建中汤建补中焦以散表邪。另一方面,小建中汤还能够补中焦之同时发挥通畅经络与止痛的作用,因此在《金匱要略》一书中阐述了该组方的另一应用,

即患者存在劳累内虚、口咽燥火、心悸、手足烦热以及腹部疼痛等病症时可服用。而在该书中介绍了多个小建中汤的衍生方剂,例如当机体发生内虚劳损,气血虚损则可应用组方黄芪建中汤;当女性在生产之后由于机体严重虚损而发生腹部持续性地刺痛,或者腹部痉挛,同时腰背伴有牵涉疼痛而无法正常进食时则可应用当归建中汤。以上可知,在张仲景的组方小建中汤与其衍生方剂中芍药都发挥其逐瘀散结、畅通脾之经络以及疏通小便的作用。

邹澍曾在《本经疏证》总结了芍药不同的药物配伍能够产生的不同效应,其中芍药与桂枝配伍能够解营血内结,而与甘草联用能够解机体中焦胃肠内结,与附子配伍能够消除下焦内结,而芍药与可利水的药物配伍能够加强原药利水的作用,芍药与可化瘀的药物配伍能够增强原药活血化瘀的功效,可有效地散阳通阴。芍药在附子汤中,重在破阴结以治身疼;在真武汤中,重在通脾络以治腹痛,配茯苓以利小便。诚如周岩在《本草思辨录》^[3]中指出:“芍药具有敛与破的双重作用,能入脾破血中之气结,又能敛外散之表气以返于里,凡仲景方用芍药,不越此二义。”在张仲景的不同组方中,芍药主要发挥此两种作用。在张仲景对于甘遂半夏汤的阐述中具体介绍了增加芍药用量的情况,即“欲自利,利反快,心下续坚满”。而对于符合真武汤证的患者,若伴有利下则应除去芍药,对于存在太阴病且“续自便利”的状况则应减少芍药的用量。因此,张仲景对芍药的慎用与重用,能够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仲景对芍药自身具备的开破之性的认识和理解。

4 结语

综上所述,桂枝汤甘辛化合,寒热互济,功在平调阴阳;桂枝汤类方中去芍药在于突出桂枝甘草之辛甘发散,避其芍药阴寒之性,意在温阳气;而桂枝汤类方中加芍药则因芍药酸苦通泄为阴,其意在养营血,通脾络,破阴结。仲景运用芍药灵活广泛,桂枝汤类方中芍药加减的运用更是在多种病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临床应用时仍需结合疾病特点辨证用药。

参考文献

- [1] 李心机. 伤寒论: 疑难解读[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9: 229.
- [2] 张志聪. 本草崇原[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2: 61.
- [3] 周岩, 邹运国. 本草思辨录[M].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5: 46.

第一作者: 闫雪祎(1990—),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内科杂病的理论与临床研究。
379962278@qq.com

收稿日期: 2017-04-05

编辑: 吕慰秋